

孫犁文集

(补订版)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孫犁文集

(补订版)

10

书信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九卷 书信(二)

致王勉思 / 3

致俞天白 / 6

致陈乔、张子舫 / 9

致鲍昌 / 10

致韩映山、苑纪久 / 12

致贾平凹 / 13

致张金池 / 20

致刘宗武、张学正 / 26

致张根生 / 27

致宫玺 / 28

致彭荆风 / 31

致韩大星 / 33

致周骥良 / 36

致张雪杉 / 37

致河北花山出版社马秀华/ 38
致山东鱼台李贯通/ 39
致山西临汾侯桂柱/ 40
致《新港》编辑部/ 41
致谢大光/ 42
致宋曙光、孙淑英/ 43
致江西都昌县文化馆王萍慧/ 44
致吴泰昌/ 45
致天津业余作者黄淑兰/ 46
致李安哥/ 47
致房树民/ 50
致郑法清/ 52
致韩金星/ 54
致杨栋/ 56
致李準/ 70
致王蒙/ 71
致冯立三/ 72
致万振环/ 73
致天津袁玉兰/ 108
致郝伯承/ 109
致梅梓祥/ 110
致海南黄宏地/ 111

致温超藩 / 113
致康迈千 / 114
致杨振喜 / 115
致杨献瑶 / 116
致余穗祥 / 117
致唐山市委办公室 / 118
致某函授中心 / 119
致王伟、李笙 / 120
致何流 / 121
致张志民 / 123
致程林 / 125
致延安文艺学会 / 126
致郑云云 / 127
致关国栋 / 128
致冯界 / 129
致周尊攘 / 130
致刘梦岚 / 131
致段华 / 145
致李淑娟 / 157
致罗维扬 / 158
致张学新 / 161
致范政浩 / 162

致陈静/ 163
致侯军/ 164
致单三娅/ 168
致卫建民/ 170
致杨坚/ 183
致李永生/ 184
致钱丹辉/ 185
致一位中学生/ 186
致邓基平(自牧)/ 187
致孙柏昌/ 195
致李华敏/ 196
致杨天放/ 197
致戈焰/ 198
致常跃强/ 199
致刘文霄/ 205
致李之珽/ 206
致黄伟经/ 207
致巍巍/ 208
致邢海潮/ 209
致邹明/ 255
致王恩宇/ 257
致曾镇南/ 258

致鲁承宗/ 261
致王兆新/ 268
致耿见忠/ 269
致陈晓峰/ 273
致项国成/ 274
致刘宗武/ 275
致郭保林/ 277
致高云华/ 278
致张维发/ 279
致严建平/ 281
致吴云/ 282
致胡天纯、季涤尘/ 283
致邢江潮/ 284
致姚恩河/ 285
致刘绍棠/ 286
致赵润民/ 287
致王爱玲/ 288
致傅正谷/ 289
致艾东/ 290
致周翼南/ 291
致梁斌/ 293
致肖复兴/ 294

致罗雪村/ 299

致董大中/ 301

致邱允盛/ 303

致刘运峰/ 304

致孙桂升/ 305

致柳溪/ 306

附录

孙犁著作年表/ 309

孙犁作品单行、结集、版本沿革年表/ 341

孙犁著作年表续编/ 353

孙犁作品单行、结集、版本沿革年表续编/ 392

孙犁著作年表续编补/ 405

孙犁作品单行、结集、版本沿革年表续编补/ 437

第九卷

书信(二)

致王勉思

勉思同志：

惠寄书籍及信，均收到，甚为感谢。

明年春天，如能到你们那里看看，当然很好，但我现在有很多毛病，旅行实在不易。明年再说吧。

你们那里工作搞得很活跃，此地反映甚佳。

祝

全家安好

孙 犁

(1980年)12月8日

勉思同志：

收到惠寄书籍，甚为感谢。

今年夏天，天津大热，今少凉爽，又闹水荒。我近来编自己的文集，由“百花”印，共七卷，约一百五十万字，其中不少作品，系由老康保存下的，所以在编辑工作中，时常想念他的好处，望代我问候他。

祝
全家安好

孙 犁
(1981年)8月24日

勉思同志：

今天收到您惠寄的《郭嵩焘日记》第三册，非常感谢。这本书，确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。

《芙蓉》的稿子，我写好后即寄去。请转告他们。

老康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很是惦念。请转达我对他的问候。

祝
春节快乐

孙 犁
(1982年)2月3日

勉思同志：

张学新来，惊悉康濯同志逝世，不胜哀悼。

希望您节哀，注意身体！

孙 犁
(1991年)1月18日

勉思同志：

昨日同时收到您写来的两封信，读后伤感万分。

那些信件,仍存您处,以后如有机会,仍以老康名义编辑、发表或出版。未了部分,等您心情平复后,帮助整理一下。

我身体不好,不多写了。

祝您
注意身体为要!

孙 犁

(1991年)2月26日

致俞天白

天白同志：

十二月十六日惠函敬悉。我的字，写得实在难看，回头你见到，一定会发笑的。

大作出版后，我当认真拜读。

我身体一直不好，所以也写不了像样的文章，只能写些短小的杂文，实在没有什么内容。

我在天津日报社工作，你能为我们的《文艺周刊》写点短篇吗？

勿此，祝

好！

孙 犁

(1980年)12月30日

天白同志：

年前接来信并照片，得睹风范，甚以为快。值此间会议事繁，未及时奉答，至为歉疚。

为《萌芽》写稿，我有适当稿件，当即寄奉。有计划、有系统地写，我目前情况，有很多困难。请将此意转告编辑部。

祝
安好！

孙 犁
(1981年)1月30日

天白同志：

十二月十日大函奉悉。昨天收到河北出版社寄来的《吾也狂医生》样书两册，我看印得还算是好的（按他们的技术水平），只是我写的字太丑了。此作，我当慢慢看一下。入冬以来，我的身体很不好。

至于要我对茅公奖说几句话，那是你不了解我的身份和地位的缘故。我人微言轻，直到今日，不过是一个地方报纸的编委，一介寒儒。说那种话，是要有官职地位的人，才能发生效力。目前的文艺界，已经是一片官气了。

我可以给《萌芽》写点稿子，就是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登的，再有两段，也就结束了。原因是最近几节涉及了“青年作家”，有些人很不高兴。你看看，这种吞吞吐吐的话，都不能说，文章还怎样写法？

寄上近期照片一张，留作纪念吧，并附习字一纸。你的字写得就好多了。

祝
好！

孙 犁
(1981年)12月14日

天白同志：

前寄来《上海文学》所登大作短篇小说，早已拜读，认为写得很好，语言流畅，有欧美小说之风。如谈不足，我以为事件简单，而情节拉得过长了一些，今后是否更求精练一些？浅见是否有当，仅供参考。本应早日奉达，以身体一直不好，事情又多，以致延迟至今，至希见谅。

祝

好！

犁

(1982年)6月7日

天白同志：

三月份收到惠函及刊物，原想慢慢看过大作，再给你写信。入夏以来，环境嘈杂，心情也不佳，主要是视力衰退，看小字不方便，看来一时看不了，特向你致以歉仄之意，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。

近一二年，时常从刊物目录上，见到你的新作，知你耕耘不已，也见到一些人对你的评论，说你是苦行过来，这都是好消息，涉猎之下，我也是很为之高兴的。

按照自己的想法，努力写下去吧。

专此，祝

近安！

犁

(1985年)7月19日

致陈乔、张子舫

陈乔、子舫同志：

收到你们的来信。老陈的诗，发表在《天津日报》上的，因编辑水平不高，排列的位置不很好。

子舫同志所提当前文艺工作现象，我也有同感。但有些问题不好谈，也没人愿意冒犯那些人，因为越弄越乱，几乎不可收拾，实可叹也。

我一切如常，希勿念。寄上近照一张。

祝

全家安好

孙 犁

(1981年)3月11日